西藏挨了三刀

「神秘的西藏」給「電檢處」開了三刀，剪掉兩個半鏡頭，覆檢OK，距正式公映僅四天半。鳳凰公司的宣發部同人食罷鴛鴦飯，鬆了一口氣。

長鳳新的電影要挨剪刀，是罕有的事。一般人觀念中，他們的出品都是比較「乾淨」的。該片的問題不在「乾淨」與否，犯禁的內容有二，一在「天葬」，一在「沐浴節」。

西藏人的天葬，神秘不可思議。在藏族人來說，那是人生中最聖潔的時刻，從來謝絕參觀的。鳳凰的外景隊拍了它的全過程，沒有人會懷疑它的眞實性。犯禁的要害是——

從剪剪掉的半個鏡頭看，一個是天葬師在屍體上劃了八刀。此外的半個，由天葬師持刀下搖，在屍體上割下一塊血紅的肉，鏡頭下半部份的內容給剪掉了。

八面玲瓏 醉后

佩服剪剪的人，剪得很有分寸。如果整個鏡頭剪掉，帶着音樂的上半部，便要出現「跳格」現象。看得出檢查的人是小心翼翼，「就」住來剪，銜接上不露破綻。

「沐浴節」，男女老少同浴一河，很多半裸少女的鏡頭，以爲都會犯「剪」。却不然，意外地，剪掉的一個是嘲嘲僧全裸的鏡頭。要害在：不論男女，在銀幕上是不能見生殖器的。

從這個例子看來，電檢處在處理這類問題時，還是謹慎從事的。有原則性，亦有靈活性。如若不然，索性把兩個半以外的半個鏡頭照顧到電影的完整性。如若不然，亦無可奈何！

客窗隨筆

歡齊

搖與滾及其他流行音樂

爲授助非洲的偉大歌唱表演，上週末夜，我在電視畔看了兩小時許，對其中超過十分之九的「搖與滾」音樂，雖不討厭，興趣則極有限度，祇爲已逾花甲，很快是古稀了。三十年代末，美國出現了SWING，上海譯作「搖擺」，與「搖曳」，在西方稱「搖擺之王」的是賓尼古門，在菲律賓，女之最有名者是康脫萊斯，後應米高梅聽之邀，他帶樂隊來上海，我對他亦忝爲父末。在他的樂隊中僅一華人是鼓手粵人徐遠，家在上海，本住馬尼拉學牙醫的他祇讀了一學期改攻音樂。五十年代初，賓尼古門率其樂隊往東方作巡迴演出，曾在北角璇宮戲院表演，亡友新聞界前輩吳嘉棠兄在美國即識這位流行音樂界大師，介紹方逸華往作客座歌手。

我自爵士開始到所有流行音樂中，對「搖與滾」這不如「搖擺」有興趣。比賓尼古門稍早的格連密勒的抒情曲我更欣賞，上月看「莫扎特傳」，知道碧麗宮戲院要重映應直譯其名爲「格連密勒的故事」者，我亦等着去重看。年老不免懷舊，我去年看港片「傾城之戀」，銀幕上逸水灣酒店中的音樂令我高興，樂師當是挑選全港高手組成，決無一個中國人，可能全屬菲人。我南來三十五年，最好的跳舞樂隊當是當年北角「天宮」西柴凡拉斯高的菲人樂隊，男女歌手振奎上與女歌手喬茜桂絲亦唱得好，我與兩歌手一傾班常共遊宴呢！

海角曉吹

老翁

波爾布特

報載，越共提出撤兵條件，包括中國和泰國不支持東游，和「流放」波爾布特。這當然是極端無理。

中、泰若不支持東游，越軍更可以報在東埔寨不走了。說到「流放」，波爾布特，中、泰兩國，都沒有這種權利。

因爲，波爾布特是東埔寨人，外國豈得對東埔寨內政妄加干涉……

不過，波爾布特也非普類，屬於把東埔寨人民騙向「左」方而使之「陷大潭中」的人。

波爾布特，今年剛滿六十歲，他是前東共領袖（東共之所以加一調「前」字，乃因此黨已宣佈解散）。其人思想特點，可用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」八字概括。他的長處，是在叢林中打游擊戰。一九七五年，東埔寨「解放」後，他的施政，賦得「荒唐」兩字。否則，東埔寨也不致完全淪於越共之手。「解放」金邊後，居然全部放棄，驅趕全部市民「上山下鄉」，禁止工商、金融等事業，不是荒唐嗎？

這樣一個思想遠落後於時代的土佬，又如何不使國土淪亡呢？假如他只搞無綫電，可能獲諾貝爾獎金。

醒二

醒二詩詞

浣溪沙

海託小股東

股票如今劇可憐，無端一夕化成烟。海不堪信託於先。欲得賠償須稍後，只能懊悔在當前。咎由港府不由天！

港火物

八阿

震地

——「鄧小平幾句說話，就令深圳好像發生了大地震！市長要出面『解釋』，安定人心啦！」

——「鄧小平說話雖有些鄉音，但他老人家那幾句話，是由新華社報道的，該不致有語音難聽的問題。他那幾句話也需要『解釋』的人。」

——「大人物講話往往是『高度概括』的，像佛偈一樣，要慢慢參詳。市長大人悟性較高，可能理解較深，所以將見解『供諸同好』，或希望投資人士不要誤解。」

——「姚依林副總理較早時說要拔掉向深圳『輸血』的針頭，鄧小平又說深圳特區成功與否，還要看一看，這些話和以往的說法頗有出入，是否特區成績和北京的理想有出入呢？」

這朝早，牛山區三馬路的長運客家在一起聊天，後來一個道：「北京要沿海十四個開放城市先富起來，特區又比這些開放城市先富起來，所以猛向特區『輸血』，其他地區難免『貧血』啦！有辦法的便湧向特區，無辦法的便可能『眼紅』，誰會甘受貧血之苦？」

醒二

化粧礦泉水

別人逛公司買什麼，我不知道。我逛公司，最主要是看潮流掛鈎。

粧扮、作風跟不跟得上潮流，大問題，如果對潮流不認識，却有點吃虧。

公司的櫥窗，報章電視的廣告，都是反映時代的一面鏡子，只願選購自己適用的物品並不足夠，多看看其他產品，研究它們的新設計和功能，何樂有趣，還會推動自己順應着變化向前行，否則會被淘汰得更快。

那天，應朋友約匆匆趕到，見我滿頭大汗，從皮包取出一瓶東西，叫我閉起眼睛讓她往我臉上噴了一下，清涼舒服得來不及睜眼便問是什麼，朋友答是化粧礦泉水也利用來當成化粧品，生

成晶水 李茵

意人的頭腦亦可算無孔不入了。因爲經常的東跑西跑，大熱天氣之下實在難受，用過了朋友的化粧礦泉水，很有「恩物」感覺，第二天便往大公司的化粧品部搜購，以後一天兩三次的噴用，汗流少了，皮膚也油潤多了。如果不知道有這種新產品，何來如此舒服享受？

所謂化粧礦泉水，大概是指只宜外用，並不是給我們喝下肚裡去的，既以礦泉水命名，原料當然以礦泉水爲主，裡面加了些什麼很難說，估計不會有不良性的藥物。

朋友教我化粧前往臉上噴一噴，我因爲覺得好用，也不管早午晚，需要清涼時便連臉部、頸部及手腳也噴他一陣，效果立見，因流汗過多的皮膚沒了乾燥的現象，所以在此向各位也介紹一下。

西雅圖

新加坡的樟宜機場，有客人進去休息幾個鐘頭的「日房」。西雅圖的「威水」處，則是它的機場地底有地鐵，可以在機場內幾重不同的大廈間，來來往往，不需要勞地面交通的。

這當然亦是一種很新的設施，因爲就至目前爲止，依然是獨家專有的。

有人認爲，西雅圖這些機場地鐵，是太過份一些了，根本上沒有它存在的必要。

但事實上那些車子，也是爲了使旅客快捷舒服些而設，那又何必對之作什麼批評呢。

有了總比沒有的好，這一點，則是不容任何人疑問的。

而且只要你依照各個指示板上所寫的一切去做，你就水遠不會迷途，因此可見，那是多目下世上有些機場，是幾座大廈之間，沒有什麼特別連繫的。

沒有這種地鐵可用，可就苦了那些需要用一雙腿的人。

風花雪

本來西雅圖是連本身獨佔一個機場的資格也未夠的，它所用的一個機場，要與鄰城達高馬同用的。

所以就機場的名字叫西達高，表示是西雅圖與達高馬的結合體。但是現在却可以有本身的一段理想的地鐵穿在其中，亦可謂別緻了。截至目前爲止，可能有些別的大機場已經急起直追。不過得風氣之先，西雅圖則肯定佔了那地位。

醒二

醒二詩詞

每一片段

每一片
每一段
都是複雜的人生
可怕的人生
我曾是一個
迷途的羔羊
無知的少女
獨自走在
沒有道路的樹林裡
多少挫折
多少困惑
填滿了我的過去
和我的青春
直到我發現你
我才看到
我光明的生命

小英

情詩一束

大塊小品

曉叔

夏日飲冰

夏日飲冰，現在易過借火，但在未有冰箱和人造冰的時候，夏日要飲冰，比登天還難了，記得當年已有尖底瓶之荷蘭水，雖只有少士和白蘭兩種，但已成爲夏天消暑解渴的恩物，在飲用之前，有井的，用吊桶放在井底浸涼，沒有井亦用水浸過，喝起來也有點清涼的感覺。

不過，夏日飲冰，又似乎古已有之，如杜甫之詩云：「公子調冰水，佳人雪藕絲」，如果當時沒有冰，怎能調出冰水來？

原來在唐朝，夏日飲冰，已十分流行，但冰價甚貴，只流行於富貴人家，公子佳人有此享受，那些冰據說是在冬日下雪時取儲於地下云。

白居易得意長安，夏日亦常飲冰，唐詩記事內說：長安冰雪貴逾黃金，但白需冰，盈筐取之。

世情話

羅隼

多夫社會

，以前曾聽說印度人，幾個人合娶一個老婆，大概是因爲窮，一人娶不起一個妻子，不知香港的一些印度人是否如此，不得而知，我只是聽聞而已。

近看電影「神秘的西藏」，果見一妻多夫的風俗，那一家人是四人同一妻子，至於那個是晚可與妻子洞房，責任在妻子指派，洞房之晚，門外放一對鞋子，其他的丈夫心照，大可在門外打其撲克，習以成俗，亦不覺是怎麼一回事了，這是否是母系社會的餘緒？行這風俗的，大多是遊牧民族，除習慣外，也許還出於實際的需要。據說男人去打獵時，一去不知幾時回來，有的帶東西去參加墟集貿易，一去論月，婦女留在家中，遇有生育，便無人照管，因此兄弟一妻便有個照應。因爲他們以遊牧爲生，隨處遷移，有這種需要。聽說生下的孩子，叫最大的丈夫「爸爸」，其他的則稱「叔叔」，看來他們的生活樂也融融。阿拉伯人則可以多妻主義。多妻便有爭風呷醋事，不過在那種環境，男人話事，妻子便得聽，西藏女人當權，你敢造反，女人杯葛，看你敢否？眞是見怪不怪。

懲辦十一人帮名單

中外古今，每一個皇帝和當權者，或多或少皆護其短，慈禧之於法，自不及武后萬一；以學問文才言，武后是歷史上少有之才人，慈禧之知識得自京戲戲台之上，她可能只看懂十分之一，故事部份之紅樓夢，惟其人天生毒辣厲害，精明貪財。凡領袖之主時代之慈禧，富有天下，窮亦有天下，而貪金銀，何也？聞如此天下空前大禍，而猶畏洋人指名者是端郡王載漪，直督裕祿（榮祿只統北洋軍，榮爲得寵大臣中反對亂派），山西巡撫毓賢——親手屠二洋人以示範，剛毅、趙舒翹、與端王聯合之載瀾、死硬派攻使館之甘軍首領董福祥、李秉衡、清流啓秀、徐承煜（二人聯軍活捉了去）等，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聯軍注意之禍首共十一人，要一律正法。

清軍在庚子十月十二日有明發上諭，云「……鴻章知端（王）鴻章知端（王）實，徐承煜、啓秀立斬（即戴徐桐、李秉衡雖死亦立斬（即戴漪）、董福祥、剛毅、載勛（莊王）已隨駕而西（自盡。英年、趙舒翹